

此結明前義也天聖人有以觀陽氣之

進退知躁為趨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

人事有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

則可為天下之正爾

義曰聖人知沖缺之行可以持盈澄靜之

方可以制動成其動則清靜自著抑其躁

則柔和自彰可以率天下於無為歸萬方

於貞正法陰陽寒暑之運見生死得失之

源於茲明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勝學之門此章明三大之德以彰可

為聖為尊之於也後語加足之為德

以成貪榮之為息○義曰天聖人之

德也身者養而而前而後也

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在朝

無以惟道運化而育人使信於

於三邊則戰于先林牛馬然復樂

或道此則應歎矣彼或為戰甲兵

之非道和土無戰之禍將兵續成

其分分說常足可以言於道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食求固

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

疎却屏却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

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

得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車走

馬之事人得做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

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

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

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為先有道之君守在

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

馬於三邊開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

國肥食為天人邦之大務也做載南畝者

詩小雅甫田篇之詞也做始也載事也春

作既興始事南畝南畝田名也詩云南東

其畝畝百步也廣六尺長六百尺言可以

毋養於物故云畝也修道之士以意為馬

以情為田却意馬之奔馳神將靜矣使情

田之逸暇心將泰矣而後道可修也禮記

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

行之秀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陰陽

為端四時為柄日星為紀鬼神以為徒五

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

以為畜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為

幾於道矣天下者統言理國矣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士戎馬

寄生於郊境之上矣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

天下無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
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
義曰理國不以道則開拓邊土伐我夷
封域不寧征役無已或貪藹蓄起畜馬之
役好名馬起大宛之師骨委窮荒血塗草
莽營魄流飄於異域戎車淪滯於遠郊綿
歲月以長征及瓜時而不返轉輸莫息杆
軸其空人怨國亡禍非天與所宜深戒也
置若宇內不擾諸侯咸實君民協和上下
相保使壯士無所施其力辨士無所銜其
詞武士無所銳其鋒智士無所申其策銜
劍戰以為犂鋤貨佩刀而市耕積無為無
役以全永圖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疏犯法為罪貪求為欲言戎馬生郊之罪
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
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
欲

義曰法者所以禁民戢亂懲惡繩違于而

犯之斯為罪矣罪字從囹下非言網羅以
制其非法也罪之大者欲莫大乎因心起
貪謂之欲也與可欲之心於富貴者則雕
墻峻宇積貨稱兵外禽內色之荒迷而其
返屬塞龍堆之役困而莫休以至于天下
離心舟中敵國然後傾敗其何惑歟與可
欲之心於其身者騁利馳名馳聲滯色悅
翻散雕華之觀彌目不迴徇輕肥香酒之
娛終身不寤以至於筋骸疲茶耳目聾首
然後喪身何其愚也故春秋僖公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魯大夫臧文仲聞之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己之
欲從衆善也明年宋公為鹿上之盟宋公
子自夷曰小國爭盟幸而後敗是年秋楚
人執宋公遂伐宋此言以人從欲乘其藪
也若君設教無訓明此罪之因申能剴可
欲之心必享無涯之祉理國可期於九五
理身可企於神仙勉而行之道之要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求取不已為禍大矣

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緣何而
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
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違貪之
為禍禍之大也

義曰夫罪之與禍皆起於身身之生藉由
于心想故身心為三業焉三業之中共
生十惡十惡之內貪罪愈深故生死常爭
皆因貪致貪者心業之一也人君貪則外
殘四境下困羣生既上求取不休則下供
應致闕人怨神怒由此而興國將亡敗矣
理身而貪則嗜欲無厭鬼神遊福善不
祐年天身短苟能內制食源外息貪取既
無仇怨身安國昌即知足常足終身不辱
者矣

答莫大於欲得

注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
得則禍深故云咎也

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
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敗不旋踵自招
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

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之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未厭足則咎之為過斯又甚於禍也

義曰得而復求求之不已民則應之以怒而兵寇與焉仇敵起焉為咎於斯為

大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老君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

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為禍禍重於罪矣犯千二百六十過為咎咎又重於禍矣夫

欲者莫過於色言愛重而可欲也禍者莫過於財言貪不知足也咎者莫甚於名言

苦求欲得也人之過罪條目甚多財色與名三者為大傾家殞命亡國殺身職此之由可為明戒也

知足之足常足矣

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若心知足此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為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于交讓

而常足也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知足者謂是在於心不在於物循理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矣

義曰貪之與足皆出於心心足則物常有餘心貪則物常不足貪者雖四海萬衆之

廣尚欲索求足者雖一篋環堵之資不忘其樂適分知足惟在於心所宜易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疏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

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不為而後四句歸無為而化成○義曰聖人

不出戶知天下 疏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

疏有道聖君無為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

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此之謂

義曰聖人之理以身觀身身正則天下皆

正身理則天下皆理故曰恭己南面而已矣夫何為哉且既闢混元是生萬物羣分類聚魚沉鳥翔尊卑定矣天地位矣雖六合之繁九有之廣亦猶四支百體耳可以

心鑒豈在足行不出戶而知之信矣君子出其言善者易上繫之詞期謂言出乎身

加乎民行發乎遠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遠猶若此况於近者乎

不窺牖見天道

注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氣順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也

疏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為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逮威侮五行陰陽由其舛候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

若是知行發心已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後能見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

義曰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

以順天之道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法天之行也。既法順天象，正已而行，則人君所為天道交應。吉凶在我，理亂在心，待不乾乾而夕惕，邪象緯者，垂文謂之象占，揆謂之緯。自大慢法謂之威侮，殘次差錯謂

之外，候此由人君行之所感也。風若雨若者，尚書洪範傳曰：休徵則蕭時雨，若休善也。言人君行敬而時雨順也。蕭，敬也。咎徵則蒙恒風，若咎凶也。蒙，暗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蒙暗則常風順之也。言行動天地者，易上繫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此謂君子出處無語不達，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應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注：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所知理天下之道彌少也。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已，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今出彌遠，既失無為所知，政理更為寡少。義曰：其身正者，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人君不能拱默謙光，融心體道，無為以化天下。雖廣行威令，人不從之，豈若任賢勿疑，從善不倦，恭己於上，推誠於下，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哉？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律朴而知為理之道也。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義曰：理國聖人，率身從道，道與天合，冥契上玄，萬方順之，應猶響答，不俟行化而後能知。近取諸身者，易下繫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言以身之耳目鼻口與八卦相應，身之所行，言則應之，凶則違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我無為而人自化者，此經第五

十七章之詞也。不見而名。注：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和，行感則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也。義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天人相感，影響無差，凶吉合符，由乎其行，身既理矣，固亦宜然。天應人和，不俟窺牖矣。鶴鳴子和者，易繫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此明擬議以成其變化之理也。若擬議於善，善來應之，擬議於惡，惡亦隨之。鶴鳴則子和，信誠則物應，鶴鳴幽陰之中，子猶和之人，欺於暗室，物必知之，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得失者在乎樞機。君子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慎微之理也。雖微必應，夫何遠哉？不見而名，道既玄，同心與道，合萬物符契，故不俟見

道既玄，同心與道，合萬物符契，故不俟見

之而後名也
不為而成

注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

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為下必有優今聖人凝神端履玄默朝堂

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義曰凝靜定也端莊肅也展龍屏也朝堂

聽政之所也聖人無為致理無事化人不

出戶而自知不窺牖而自見融神觀妙造

化生乎身垂拱端旒宇宙在乎手民不知

有君於上君無所求用於民倉庾豐盈家

給人足夫何故耶以其上無為而國泰神

既凝寂故不言而化成矣展謂倚也形若

屏風畫為斧文於明堂之中牖開而設之

昔周公輔成王於明堂以朝諸侯負斧展

南面而立以正君臣之位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唐虞成先 生杜光庭述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知政理之道此章明為學為道則至
乎無為之至也兩句示進修之至
漸次三分明損有詳無之益其四句
結其意成有詳無之益其四句

曰世之教以勸學而成功者身之
階以損也而與道勸學則日益而進
實矣道則日損而無為併伏本殊歸
照五此北明日益之為身有世居常
不損不窺之實益或補遠彌少之煩
勞示無為可以損國有
事不足理同化其有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注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

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

故因益而積功忘功而體道矣

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

聞見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志遠功行以為

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

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違功

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為修學之漸益言

其初也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

義曰學道之人先立功行後忘其心所以

契無為之道理國之道先私德化後忘其

迹所以成太平之基也此亦一致也夫立

身之道不可不學春秋曰學者熉也不學

將落於是手下陵上替能無亂乎白虎通

云學者覺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開道情

性使覺悟也勿則迷昏而不悟未可以學

長則悻悻而難入不可以教學有三時一

就人身中為時者十三歲之後可以習業

也故學記云發然而後禁則悻悻而不勝

時過而後覺則勤苦而難成二就年中為

時者內則云人之養子六年教之數一至

十至百千萬也與方名東西南北也七

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

即席飲食必復於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

之數日朔望與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年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

舞勺誦詩背文而讀曰誦也十五年成童

舞象學射御先舞籥箛似箏而文舞也

後舞象武舞也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有

室理男事學無方四十而仕出謀發慮五